

梁 斌

播火記

紅旗譜第二部



播火記

紅旗
第二部 譜
(上)

梁
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播 火 記

梁 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787×1168 1/32 印张 27 1/2 插頁 4 字數 476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0,000

卷

一

——

猛地，平原上刮起大風，从遙远的北方刮过来。黃色的風暴，挟着大量尘沙，滾滾騰騰到高空，像才出山的云头，一直滾到头頂上。

正是七月初头，麦收以后，翠綠的田苗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高粱沒了牛了，玉蜀黍才齐大腿高，一棵棵长得那么茁壮：粉紅色的鬚根，有力地抓住土地；精力充沛地舞着肥厚的叶子，像无数綠色的旗帜，在風前豁啦啦地飄着，像大海中翻滾着綠色的波涛。風声和着樹声，鼓噪起来。一簇簇低矮的村舍，繞着樹林，使你只能看見一只屋角，或是一个屋頂上的烟囪。柳树当着風，像瘋人搖着乱髮，过了吃頓飯的时间，風暴夹杂的沙土更加浓厚了，空間像是懸着紗帳，稍远的地方，使你看不清是樹林还是村庄。

不一刻工夫，有一陣連理的軸音从庄稼地里傳过来，愈来愈加清脆。一輛藍布

韓子小轎車，咕碌碌地從于渴的庄稼道上走出來。趕車人跨在車轅上，車上套着一匹白馬。這匹馬乍起鬃，抓開四蹄向前跑，看起來四條腿已經走得很快、很吃力了，可是趕車人還是揚起胳膊，舉着一根拌草杈子打它。每打一次，嘴上不斷地吆喝着：『走！快走！……』那匹馬，把頭一低一揚，一股勁兒向前跑。馬是跑得很乏累了，渾身淌着汗水，餓得卡起肚子，躬起腰來。趕車人是個高个子長手腳的人，約摸有五十多歲年紀。高眉峰，長鬍子，長臉頰又黃又瘦，皺起很深的豎紋。他把兩條腿攀住車轅，任憑馬拉着車子蹶上天去，顛簸得再厲害，也不會把他摔下來。風太大了，黃沙蒙住他的臉，衣褶里也盡是沙土。眼睛用力張開兩條窄縫，才能向外看出事物。可是天空都是黃沙漫漫，他只能看出几步路。也顧不得擦去眼上的塵土，打一会子馬，又回轉頭，注目凝神地向車后望，一連望了好幾次。見沒有什麼人趕上來，才松了一口氣說：『天哪！看樣子他們趕不上我們了。』他又皺起鼻子，呼吸着溫熱的氣息。車里坐着一個年輕姑娘，跪起兩條腿，向車窗外面眺望。從這個車窗望望，又從那個車窗望望，心情很是急灼。她穿着一件藍布長衫，顯得身材更加修長。白淨的臉上，很枯焦，沒有血色，鼻梁高起，眼窩深進去，顯得眼睛更加圓大了。她已經幾天几夜沒有很好睡覺了，眼輪干癢得成了青褐色，覺得疼痛。她極力鎮靜自己，不露出驚慌的顏色。看看窗外沒有什麼動靜，才閉上眼

睛，无可如何地倒在車角里，想歇一会。可是，風太大，刮得車帘不住地呼呼摆动。呆不一会，又不由得睁开眼睛，扒着車窗向外看着，听赶車人自言自语，她也在車內答了腔：『没有什么人赶上来嗎？大伯！』

赶車人回轉头，向車后連連望着，說：『姑娘，放心吧！沒有人赶上来，要是有人赶上来也不要紧，你藏在車里不动，等我向前答話，瞅个冷不防儿，照他面門就是一草杈。』这时，姑娘在車里盘腿坐着，兩只胳膊抱了头，垂下去靜了一刻。立夏过后，天气热起来了，她已經在車里悶了半天一夜，沒吃飯也沒喝水，臉上尽流着汗。轎車里也避不住風沙，她很露出头来看看广闊的天地，呼吸一下新鮮空气。可是，風大黃土又多，刮得四面不見人影，只見到渾黃的天色，心上实在焦渴。赶車人看到她悶倦的样子，說：『姑娘！你悶得慌嗎？我把車帘掀起来，叫你豁亮豁亮？』

姑娘摆了一下头，說：『不，万一叫人看見了！』

赶車人說：『漫洼野地里，这样大的風，哪里有一個人哪？即便有人看見也不要紧，也許他认为咱去走亲戚。』

真的，这时風刮得更大了，出去五步不見人影。村上沒有鷄叫，連一声蟬鳴也听不到。姑娘听了這句話，吸了一口長气，說：『亏得遇上你，好心的大伯！要不是的話，我就要被捕，落在特务們手里了。』

赶車人說：「不，我是好打抱不平的，見不得你們这样可怜的人。当然，你們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，是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嘛！这些事老忠兄弟都对我說過。常說道：为人到到，送人送到家，咱們既有緣相見，就是我一生的喜庆，說句大話，你這就算脫離虎口了！」

姑娘沉吟說：「不，大伯！他們會知道我的家乡住处，会赶上来的……」說着，她用兩只手捂上臉頰，埋下头去，如鋼刀絞腸刮肚，实在难受。

赶車人听到这里，連連回头向車后望着，不由得惊詫了一下，說：「嗯？他們会有那么大的神通？」

姑娘說：「他們是特务嘛，行营里有調查科，專門調查革命青年的社会关系。平时还裝得沒事人儿似的，单等时机一到，就一网打尽。」

赶車人睜圓了眼睛，倒抽一口气，咧起帶鬚子的嘴說：「嘿呀！好歹毒家伙！我还亲眼看見过，他們不管是十六七岁的男学生，也不管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，都以革命的罪名逮捕起来，不是砍头就是下獄。」

姑娘叹了一口气說：「他們是反革命嘛。咳！我可逃出他們的手心了，不知道江涛他們怎么着呢！」

赶車人說：「处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的命运，真是难以設想啊！要不是我跟

朱老忠、严志和有几辈子的交情，可怎么能遇到你哩？」

这个姑娘就是严萍，赶车人是万顺老店的掌柜。从两个人的谈话里，可以听出他们沉重的心情。第二师范「七六」惨案的第二天夜晚，学潮的领导人贾湘农曾到过严萍的家里。当时严萍正在收拾书报，作着准备。贾湘农给她布置了工作，叫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们，就匆匆离开保定了。严萍把书报上有共党主义字样的，印着红旗的，都拿到厨房里烧了。回来看了「出水」的道路，在房夹道里放上个小梯子，才回到房屋，拉下蚊帐，想睡一觉，歇息歇息困乏了的身子。仄耳细听时，城郊已经有叫晓的鸡啼。刚把头放在枕上，远远有汽车开过来，悄悄地停在门前。有人开动车门，踏上石阶拍打门环。严萍探起头静听了一刻，当她意会到「出了事」的时候，心上不住地跳动起来。她用两只胳膊搂住胸脯，制止心脏的跳动。当她又意会到这不是目前应有的措施，立刻从床上跳起，披上衣服，开门走出来。一出门遇上严知孝从暗影里走出来，拍了一下严萍的肩膀，打了个手式，叫她赶快逃走。她才迅速地走进夹道，又回转身从墙角探出头去，看有什么人走进院子。严知孝慢步走到门前，问：「什么人在叫门？」

是一种南方口音，拍着门说：「甭管什么人，开门吧！」

严知孝说：「如今治安不静，光说开门，深更半夜，你们干什么的？」

門外另有一個人粗暴地說：「甯媽的廢話，快開門！」說着，抬腳踹門。

嚴萍一听，南腔北調，嘴里不干不淨，覺得不對頭，翹腿爬上梯子跳過鄰家。在鄰家院里，還听得爸爸跟那群特務們動交涉。特務們要嚴知孝交出嚴萍，叫她到保定行營去談話。嚴知孝說，头天下午，她就離開家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特務們罵他胡說，說今天下晚，還有人見她送客人呢，並沒有出門。起初，她還不忍把這場灾难丟給爸爸，听那群特務們吵得不祥，才開了鄰家門慌忙走出來。深夜的胡同里，冷冷清清，身上直打寒顫。走到十字路口，她覺得無處可去，到目前為止，她還鬧不清到哪裡去的好。在夜黑天里，暗藍的天上閃着星群，她趁着星光向城牆走去。走了一会，她又想到城頭陡峭，高不可攀，一個姑娘的身勁，無法爬上城去。又折轉身向萬順老店走去，想去找朱老忠和嚴志和。她走到店門口，推了推門，店門緊閉着。輕輕敲了兩下，立刻有人走出來。這時，店掌柜一個人在院子裏踱步，他正為嚴志和家的事情捏着一把冷汗，听得有人叫門，驕悄悄地走出來，把門开了個小縫，問：「是誰敲門？」

嚴萍惶惶地說：「是我，來找志和叔叔。」

店掌柜趨眼一看是嚴萍，告訴她，朱老忠和嚴志和，為江濤的事情，從今天早晨出去，直到這早晚還沒回來。到了這刻上，嚴萍兩手搓着胸脯发愁，沒有辦法。

在深夜里，她实在想不到什么地方去，只得把特务捉人的事情按实說了，店掌柜一听，慑起两只眼睛問：「哟！有这样的事？」

严萍眼上挂下一串泪珠說：「是的，大伯！救救我！」

店掌柜身上打了个冷颤，吊起眼珠想了想，二话不說，左手把严萍的胳膊一抓，右手把門带上，迈开脚步走出来，嘴上不断說着：「走！姑娘，事不宜迟，快走！快走！」店掌柜走得并不快，只是大步迈着，严萍就觉得流星似的跟不上了。店掌柜拉起严萍，踏着墙根的暗影，一溜烟走出南門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严萍想起当时，还像是在一个迷糊的梦境里。想不出，当时是怎样通过白軍的崗哨走出城关，像是插翅飞过来的。

两个人走到南大街一家小店里，一进大門，店掌柜就喊：「老三！老三！快起来！」

在黑夜里，小店的主人听他慌张地喊叫，騰地从炕上爬起来，开了門問：「什么事？大哥！」

店掌柜說：「把你的車馬借給我使一下。」

小店的主人把手一拍，說：「咦！不凑巧，明天我要送客人。」

店掌柜急得噴出唾沫星子，說：「兄弟！明理不用細講，我有磨扇压住手的事

情，借你的車馬使一下，你送客人再借別人的。」說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進馬棚抓馬套車。

小店主人急得搓着手說：「大哥！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！我已接了定錢。」說着，赶上去抓住籠頭奪馬，又說：「再說，這匹馬也不是我的，這是客人的。」

店掌柜一手抓住馬籠頭，一手把小店主人操開，說：「我不管是誰的馬，好朋友！這是救人急難的事情，我管不了那麼許多，有困難你去应付吧……」說着，奪過馬來套上轎車，對嚴萍說：「姑娘！快上車！」等嚴萍上去車，他看了看，身上還沒帶什麼應手的武器，走到槽頭上抄起一根拌草杈子，騰身躍上車轅，大聲吆喝：

「兄弟！開開梢門，哥哥我要下乡走一趟，回來車資馬价一并算給你，要多少哥哥我給你多少。」說着，左手拉起扯擄，右手握緊草杈，照准馬屁股捅了兩下子，高聲喊叫：「開門！車馬出去了！」

這匹馬拉着這輛小轎車，一溜烟跑出南關，一直跑在黑暗的原野上，把一片清脆的軸音丟給深沉的夜晚。直到中午，才走过了唐河。恐怖還緊緊抓住他們，窒息得透不過氣來，嚴萍有時抱住胳膊蹲在車角里，有時匍匐在車上，想睡也睡不着，合一下眼睛就又醒了。一合上眼睛，就會看見江海的面影，看見第二师范高大的門樓、楊樹，看見多災多難的、被白軍宰割着的革命的母校。

刚刚出城的时候，她还觉得像是老虎爪上的小鸟，被恐怖捉弄着。心上想：真像一只鸽子呀！被老鹰追逐着，你落在地上，它会追到地上。你飞到天上，它会追到天上……想到这里，就把头垂在膝盖上，呆直眼睛出神。当她想到江海说的：『我們要回到家乡去，回到滹沱河的兩岸去，領導革命的农民起义，挽救祖国的危亡……』立时就有暴怒的人群在眼前跃动。她又想到：离开城市，我們又到乡村，到乡村里去播种，到乡村里去扎根……一想到革命，想到斗争，她的胸襟就豁亮起来，浑身有了力量，看着田野上的庄稼五谷都是有生气的。

到了下午，大风才渐渐平息，迷迷蒙蒙落下很多沙粒，积在地上，如同黄色的晨霜。天又开始阴霾起来，黑云密布了。他们为了早一点赶到家乡，好预防未来的事故，又一直走了个通宵。直到天亮，车子才走到九龙口上。严萍隔着车帘看见翠绿的梨林，看见长堤上的白杨，挺直的树干，在朝阳下闪着白光，由不得脸上漾出笑容。赶车人回过头来说：『姑娘！到家啦，掀起车帘，叫你豁亮豁亮吧！』说着，把布帘上的黄土抖了一下，掀上车顶去。

严萍从车里探出头来，看看平坦的原野，笑了说：『到了家就好了！』车子进村的时候，为了不被人看见，又把车帘放下来。直到轿车拐进院子，才从车上跳下来。不知怎么，一到了家乡，心情立时感到豁亮，恐怖的情绪也松快下来。她走进

二門，喊了一聲：「奶奶！萍兒回來了！」

二

奶奶正在屋里閑坐，听得稔熟的声音，頗着腿腕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摘下老花眼鏡，笑出來說：「可怜見兒，閨女！可回來了，沒把別人想死！忙屋里來，我給你搬行李。」說着，走下台阶去拉严萍的手。当她看見孙女的模樣又黃又瘦，下巴頰兒尖尖的，穿着件藍布長衫，不像往日回家，穿着彩色閃光的衣裳，老人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心里說：「嘿呀！孩子出了什麼事情？」走到外院，往車上一看，並沒有柳條箱子和網籃。根据往日的經驗，父女們每每回家，总要帶回時興衣料、十錦餅干、各色点心和噴香的茶葉，沒有一次空着手兒回來過。她反復思量：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，也許為婚姻事情，父女們鬧翻了。就又手扶着牆根走回來說：「閨女！還沒吃飯吧？想吃點什麼東西，奶奶給你做。」

严萍像沒有聽見，悄悄走進屋里，坐在炕沿上，低下頭，呆直眼睛不說話。見奶奶走進來，才陪着笑迎上去，說：「奶奶，你身體好！」她看到奶奶確實老了：手上瘦出骨節來，臉上長出醬色的癍痕；原來做下的老毛藍布褂子，穿在身上，顯得

又肥又大，听話时总是仄起耳朵看你的表情，看你口腔的活动，看半天才能明白你說的是什么意思。严萍帮助店掌柜卸下車，喂上牲口。吃完饭，店掌柜就要套車回去。严萍說：「大伯！你看天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歇歇馬！」

店掌柜說：「姑娘！你还不知道，这車馬是怎么来的！」

严萍听了这句话，怔着眼睛楞了一刻。她不得不問：「大伯！这趟車价人家要多少錢？」

店掌柜拍拍衣褶里的尘土，仰起头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要是講價錢，万兩黃金我也不来送你。」

严萍从衣袋里拿出一张鈔票，說：「大伯你拿去吧，路上喝壶茶！」

店掌柜接过鈔票，用兩只手展开，頗得像蝴蝶翅儿，臉上笑出来說：「姑娘！这点錢不太少嗎？」

严萍一下子怔住，說：「怎么，你嫌少？再給你一点。」她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鈔票递过去。

店掌柜摇摇头說：「我是不要錢的。」

严萍睜圓眼睛楞住，問：「那么叫我怎么办呢？我給你拿点粮食吧！」

店掌柜站在車前，拿起拌草杈，在眼前晃着，笑花了眼睛說：「姑娘！說句实

話，我一不要金錢，二不要糧食，單表我老漢一片誠心！請你記住，姑娘！我白老槐是東廬人，自从我父亲在世的時候，就在保定開下這座小店，如今也有几十年了。希望無論多少年以後，你們這「共派兒」興起來了，不要忘記，今年今月的今天，我白老槐會到大严村走一趟。好，後會有期！」說着，把腰一縱，跃上車轅，照馬脊梁插了一杈子，哦呀了一聲，車子飞快地拐出槍門口。

严萍送出門外，听着車聲走遠，心里想：「亏得碰上他……眼前還閃着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。她在門前小塘邊站了一刻，太陽从雲影縫里露出半个臉，照着池水清漣，几只白色的鴨子，在水邊酣睡，老柳樹上的叶子又濃又密，把細長的枝条垂在水面上，風一吹動，枝条划得水面上掀起一圈圈波紋。她平時也常想到家鄉，今天面對着孩童時代熟悉的村舍、樹林，直覺身上服貼。可是因為江濤他們的事情，她心上還是不安，按也按不住心头波動的情緒。」

严萍和奶奶在一塊，並不覺得她瑣碎。才回到農村，開始鄉居生活，一切都感到新鮮。因為回來得倉促，連一本書也沒帶回來，一個人从屋裡走到院裡，又从院裡走進屋裡，實在閑得不行。奶奶見她沒可不可兒，偷偷嘆氣，認為是少女們通有的煩悶。笑了笑，走上來說：「閨女！大人啦，有什麼心事，在沒人兒的時候，跟奶奶說說。」

一問起心事，严萍立時低下頭去，說：「沒有什麼，奶奶！只是心氣不舒。」